

清儒學案

世章



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清儒學案卷二百一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七

韓先生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號遺韓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國模弟子也其學以致知爲宗求友改過爲輔久之自得兀然忘言正己率人狂愚俱革教學者援上蔡透得名利關是小歇腳處及敬軒舉孟子告景春大丈夫之說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康熙八年主姚江書院事十年卒年七十三自沈史兩先生沒書院輟講竟十年先生挽其墜緒舊人新進翕然咸來問學弟子至七十餘人持論較師說亦頗濶略遵濂洛兼綜羣儒以名教經世指勗學者每臨講席默對良久乃始發語聞者咸

內忤至於沾汗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其教人
感切如此早歲學於禪知禪之害曰佛氏與聖人異大端在君
父上又曰佛氏意主了生死陽明子所謂自私自利也聖人天
地萬物一體學者無自狹小其居貧長約敝衣齋粥終身不改
無向人稱貸事痛近世吉凶不遵古禮延僧道盛宴會鼓樂風
俗旣敝財力亦空曰志聖人之學須從立身處家始不節用則
取與進退造次妄投何處尙有學問因出陸梭山居家四則命
各書一通曰能倣此亦自足用不必出見紛華而悅也又曰否
泰剝復乃天行消息知易者惟仁山白雲病亟謂門人曰吾於
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形迹終無受用小子識之

參史傳
邵廷

采姚江
書院傳

邵先生元長

邵元長字長孺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爲人言行無枝葉意象豁如嘗稱古之學者爲己今無此實心雖云談道實長浮競終身長自暴墮可惜也值外氏風沸與仁父先生力扶正學消邪說諸狂誕者皆避色去陽明子之道復明歎曰先儒之學爲此鬼怪輩害事進門人較量志行商榷取與曰此外更無學久而益熟自有異境須虛心廣見師古聖賢人不可安於近今淺薄在能者自取之康熙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參邵廷采姚江書院傳

俞先生長民

俞長民字吾之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姚江書院之立延先生司文課月旦講會發難常數千言沈史兩先生沒諸高第弟子張客卿蘇立度邵以貫等相繼逝書院中微而釋氏臨濟宗大盛高明者輒往濟宗門下爭詈道學而仇視儒者同人或不

能自守議論往往出入釋氏惟韓仁父邵長孺屹然爲儒宗囂
競潛息遂復書院之舊仁父歿先生承之嗣舉月會以文章號
召門士多歸者每語今之霖閒昔之河汾也諸生有能爲董薛
房魏其人乎爲萬世開太平此沈先生志矣嘗序刻陽明王子
全集行世年八十餘卒

參邵廷采姚
江書院傳

史先生標

史標字顯臣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求如紹陽明之學高明
醇篤渙然冰化天童密雲欲羅致之求如不肯曰吾是儒者戶
庭特與師爲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釋是信道終未弘耳密雲亦
不敢强乃歸與管霞標

名宗
聖

史子虛

名孝
咸

子復

名孝
復

三先生建

姚江書院于半霖從游者至六七十人其教以求仁當下直證
良知爲宗惟山陰王朝式金如同縣張廷賓客卿深契其旨而

先生英才妙思于同門中年最少請益之下神明頓悟沈先生
顧而喟曰知吾學者此子也順治丙戌後侍沈先生退居石浪
又嘗入雪竇妙高峯坐溪流中觀雲起月高三年不出學益邃
沈史諸先生既沒嗣主書院者韓子仁父俞子吾之後二子相
繼逝舊人淪散于是同里邵念魯及先生門人合同志連名奏
箋請先生主書院先生奮然曰誠吾責也自爲諸生數十年以
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多所開誘因文而進之于道至是就正者
翕然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以足疾臥小樓三年門人羣就榻前
來問津津提告神氣愈勃臨革問何言曰此事何處安排耶譬
操舟入海但將柁把定不顧波濤洶湧也安坐而逝年七十八
時癸酉十一月也

參邵廷采撰傳

邵先生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號魯公餘姚人史拙修先生孝咸弟子也在娠七月而孤終身孺慕有曾子養志之節迨除母喪沒齒素食饗飧纔具而惠于三黨昏喪無告者無不假也不責其償下至傭夫莊戶並感其義少時頗愛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姚江書院初立里人頗迂笑之先生毅然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徑往從學月旦院會請業者各持成見殆同紛訟先生獨正襟斂容如不能言退而書所答問近思精擇期於動息有合諸先生喟然曰今英才滿前如魯公之孝友端厚五倫無闕者未見其多比也於是皆愧服焉初以主敬爲學後乃專守良知曰吾今而知知之不可以已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買買者矣教二子讀儒書近高賢持身渾樸毋馳思經濟家孫方幼讀授以陽明客座

私祝康節詩句及朱子家禮語之以必學爲聖人道行於家交
游信之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一先生居平不見喜怒
之色不服闇不登危稱道不亂好禮不變善善惡惡同其清汗
門無雜賓鄉黨矜式與仁父先生交篤勤受規諍拙修先生病
旦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返如是月餘因亦困病同儕
推爲篤行嘗坐臥北樓多貯明儒敬軒康齋白沙陽明諸書手
鈎立要爲後生開說提撕本原及院會請益力闡師傳無或謬
缺其後修姚江書院志略皆出先生遺笥所留云

參史傳 邵
廷采姚江書

院傳

俞先生汝言

俞汝言字石吉秀水人明諸生研經好學嘗以春秋一書自宋
孫復以來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

之弊生自元延祐以後務以尊崇胡傳爲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然去取未能盡允因撰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深得經意正不以橫生新解爲長其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又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摘引三傳及胡氏安國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立義正大持論簡明雖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之藥石也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先生兼精史學尤熟於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參四庫總目提要
學案小識

春秋平義自序

傳經之失不在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以其筆削出自聖人必有不可測識之旨然後可以撥亂世反之正左氏以事求之叢

記雜陳容飾盛而神理不居公穀胡氏諸儒以意測之探微索
隱謹毛髮之細而其大體所在愈求而愈遠要其故不過二端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之刑書也以爲天子之事可以進退
百辟以爲刑書而名稱日月無往非刀鋸斧鉞之用而聖人之
意愈隱汝言汎濶其中者有年初涉之而茫然再親之而華文
瓌辯可喜可愕而不忍釋數四讀之而得其指歸聖人之筆削
合乎人情宜乎時勢未嘗有矜奇異衆之舉而時措咸宜無不
協乎正直剛柔之德向之可喜可愕者皆與聖人遠焉者也於
是徧訪諸家著述輯成春秋平義一十二卷其言皆出於儒先
不入臆測一語使其言足錄不以其人而棄之言不足錄亦不
以其人而存之務得其平而已夫知聖人之不遠於人而人亦
不遠人以求道而學術一矣而天下平矣盍獨春秋也哉

春秋四傳糾正自序

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弇淺強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爲宮闕之巍哉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謬易口口口口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弟子而偏駁者半焉康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爲程氏之正傳而疵類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

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于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
不揣纂集諸家自爲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爲六端以該之一
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于迂三曰尙異而鄰于鑿四
曰億測而涉于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鏤刻六
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
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

徐先生庭垣

徐庭垣字口口秀水人嘗官江西新昌縣縣丞自宋以來說春
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
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
先生因著春秋管窺十二卷其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
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

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
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
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
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
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
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
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遏
之云云其持論極爲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
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于
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
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
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氏袁熹之春

秋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參四庫總目提要
學案小識

姚先生之駟

姚之駟字魯斯錢塘人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陝西道監察御史爲諸生時值丁亥歲聖祖南巡以所著類林新詠進呈蒙留乙覽生平博雅好古尤長於史學嘗蒐輯後漢書之不傳於今者八家凡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張璠後漢記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各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共得二十一卷名曰後漢書補逸摭拾詳細用力頗勤又嘗摘取元明諸書分門隸載爲元明事類鈔四十卷元時故實載於說部者最少先生此書誌疆域則引劉郁西使記以證拓境之遠誌任官則引經世大典以證銓法之密又如引詩會小傳以誌馬祖常之耿直引名臣言行

錄以誌霍肅公之公正皆足補志傳所未備至記宮殿一門雜

取元掖廷記元人詩集搜羅甚博更可與析津志諸書相參云

參史傳

四庫全書

提要

杭州府志

後漢書補逸序

春秋魯史也一經宣尼之筆削而魯史逸焉等於芻狗自後司馬遷作史記憑空結撰絕無依傍而班固因之成漢書然不聞太初以前盡逸子長之書也後漢史書自當時人主命詞臣撰記後其踵作者爲記爲書凡十餘家蓋人人自擬遷固矣范蔚宗書最晚出不過集諸家之成以傾液而漱芳耳故當時雅重東觀記與遷固二書稱爲三史而外此謝華諸書無一逸者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多引之不專奉宣城也自唐章懷太子招文學之士同注漢書于儀鳳初年上之有詔付祕書省自是而諸

書稍稍泯矣故五代及初唐人其類事釋書尙多援引諸家者至六臣注文選其引范書已什之七八迨宋淳化中吳淑進注一字賦表枚舉謝承後漢書張璠漢記續漢書以爲皆彼時所遺逸者意其時惟東觀記僅存耳後景祐初年余靖王洙奉詔校范書序其源委臚列東觀以下七種僅載卷帙之多寡而於章懷之注意不能取諸書相參對則諸書之逸而不存已如逝水飄風矣夫范書簡而明疎而不陋史通固亟稱之然持論之間不無倒置議竇武何進之誅宦寺爲違天理責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爲遺佛書抑謝夸吾李邵于方術枉董宣于酷吏崇蔡琰于列女而且志缺藝文贊爲贅語流觀逸史未必從同也蔚宗與甥姪書以爲體大而思精諸序論贊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范其